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2.04.006

# 模态信念如何得到辩护?

赵贤

(河北大学 哲学系,河北 保定 071002)

**摘要:**模态命题作为相信的对象构成模态信念。模态信念在什么意义上是合理的?这是模态信念的辩护问题。若可能性模态命题作为信念对象能够得到辩护,那么,其他模态命题因能够通过可能性命题得到定义也能够得到辩护。但以往诉诸可设想性的策略难以成为模态信念辩护的可行策略。对可能性命题辩护的一个恰当策略应当是:构造一个可能世界,在这个可能世界中有一个因果链,待辩护的命题对应的事件作为因果链的结果,而它的发生是由于因果链上的原因端的某个或某些可能事件。一个成功的辩护便是对这个因果链的辩护以及对因果链上的原因端的辩护。

**关键词:**模态信念;可能性命题;辩护;因果链条;偶然事件

**中图分类号:**A0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2)04-0043-05

模态信念是关于模态命题的信念,即信念对象是一个模态命题。如,爱丽丝相信特朗普原可能选不上美国第45任总统。这是爱丽丝的一个信念,并且是一个模态信念。在这个信念中,爱丽丝相信的对象是“特朗普原可能选不上美国第45任总统”,这是一个模态命题。这个命题不同于事实性命题“特朗普选上了美国第45任总统”。我们看到,模态信念与事实性信念是不同的:事实性信念或经验信念是关于现实世界的信念,因而它们能够通过经验得以评判、接受或拒斥、加强或削弱。而模态信念则不同,它们不能通过经验——或至少不能通过直接经验——来验证或反驳。

模态命题是形而上学的,这样的命题在逻辑经验主义那里被拒斥,因为它们无经验意义。因模态信念的对象是一个模态命题,据此又要拒斥模态信念。但这样做将使哲学画地为牢且远离生活,因为日常生活充斥着大量模态信念以及模态信念构成的推理。于是,若我们不把模态信念看成是无意义的,我们如何为之辩护?本文表明,以往在学界影响广泛的诉诸“可设想性”为模态信念辩护的策略难以成为可行策略,并试图提出诉诸一种基于现实世界的虚拟因果链的可行策略。

## 一 可能性命题的真

模态命题表达的是命题为真的方式或者样态,熟知的模态命题是由“可能”“必然”“偶然”与“偶性”等模态算子构成。可能性模态命题简称可能性命题(possible proposition),该命题中只包含“可能”这一模态算子,其他模态命题可以通过可能性命题得到定义<sup>①</sup>。信念对象为可能性命题的模态信念称为模态可能性信念,简称可能性信念。因此,本文只讨论可能性命题作为信念对象如何得到合理辩护,即可能性信念的辩护问题。

命题被认为是对这个实在世界的某个事态的描述,它或者是真的或者假的。某个命题为真或者为假是客观的,它的真假是不需要辩护的;需要辩护的是我们为什么相信它为真(或者假),即辩护的是我们在该命题上的认知态度。上面的例子“特朗普原可能选不上美国第45任总统”作为爱丽丝的一个信念,就是需要爱丽丝辩护的。

辩护即是给出相信的对象为真的理由。辩护的目标是要表明作为信念对象的某个命题刻画或表达了某个事实。对于“在一个大气压下水的沸点是100摄氏度”这一命题,我们通过实验得到,水确实在100摄氏度下沸腾了,这构成为该命题辩护的

收稿日期:2022-03-17

基金项目:河北省高等学校青年拔尖人才项目(BJ2018120)

作者简介:赵贤(1986—),女,河北雄县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哲学逻辑与逻辑哲学研究。

<sup>①</sup>命题p是必然的,当且仅当非p是不可能的;命题p是偶然的当且仅当p与非p均是可能的;某个命题p是偶性的当且仅当p是真的但可能是假的。

一个证据。然而,只有在数学和逻辑学中我们才有确定真的知识,如果我们将逻辑学定理与数学定理看成是知识的话——它们的真是能够被演绎地证明的;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在经验科学中,我们得到的关于客观世界的知识是可误的。大多数哲学家放弃了寻求确定性的外部知识的幻想,认为对世界的描述的知识只能被一定程度地辩护。

可能性命题不是对现实世界的事态的描述,尽管它与现实世界的某个或某些事态相关。爱丽丝相信“特朗普原可能选不上美国第45任总统”,她的信念——特朗普原可能选不上美国第45任总统——不是现实世界的事实。发生于现实世界的事实是,特朗普当选上了美国第45任总统。因此,对于“特朗普原可能选不上美国第45任总统”这个可能性命题的信念,爱丽丝无法给出直接的经验证据来辩护它。

对模态信念的辩护首先要确定信念的对象即模态命题在什么意义上是真的。这里,我们讨论的对象是可能性命题。对于可能性命题,我们需要确定的是它们的真值条件是什么,即相对于我们这个世界而言,“可能 $p$ ”为真的条件是什么。当代可能世界语义学是确定模态命题的真值的方法:模态命题的赋值是相对于某个可能世界而言的,在某个世界 $w$ 中某个命题 $p$ 是必然真的(“必然 $p$ ”为真),当且仅当在与 $w$ 有可及关系的所有可能世界中命题 $p$ 是真的;而在某个世界 $w$ 中某个命题 $p$ 是可能真的(“可能 $p$ ”为真),当且仅当存在一个与 $w$ 有可及关系的可能世界,在该世界中命题 $p$ 是真的。于是,对作为信念对象的某个可能性命题即“可能 $p$ ”的辩护可转换成,至少确定一个与这个世界有可及关系的可能世界,而在该可能世界中命题 $p$ 是真的。但是,由于什么是可能世界,以及哪些可能世界是我们这个(现实)世界可及的可能世界,哲学家们争论不休。因此,我们无法将这个形式定义无异议地应用于实际之中。

不过,可能世界是一个有用的哲学概念,它为可能性命题等模态命题的真值条件提供了直观的解释。同时使得信念对象为模态命题的模态信念也可以在可能世界中得到理解。由于我们使用的模态命题的真一定是相对现实世界而言的,我们的模态信念也是基于现实世界的,所以,我们所关心的可能世界一定是与现实世界相关的可能世界。

## 二 可设想性不能成为模态信念辩护的证据

关于模态信念辩护的策略,在当代国际学界最具影响力的是诉诸“可设想性”的辩护策略。以所谓模态理性论者亚布鲁(S. Yablo)为主要代表。亚布鲁在《可设想性是通往可能性的向导?》中提出:“命题 $p$ 对于我而言是可设想的,只要我能想象一个我证实了 $p$ 的可能世界。”<sup>①</sup>这种将可设想性当作通向可能性认知向导的做法其实秉承了西方哲学的传统。近代哲学家休谟说:“形而上学中有有一条确立的公理,就是,凡心灵能够清楚地想象的任何东西,都包含有可能存在的观念,换句话说,凡我们所想象到的东西都不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能形成一座黄金色的山的观念,由此就可断言,这样一座山可能真正存在。我们不能形成一座没有山谷的山的观念,因此就认为这样的山是不可能的。”<sup>②</sup>亚布鲁和休谟认为可设想性与可能性之间存在一种联系,即可设想的就是可能的。他们所探讨的是形而上学可能性,他们为可能性命题的真值条件提供了一种解释:设想在一个无矛盾的可能世界中,可能性命题所描述的事件发生了,那么这个可能性命题就可被看作是真的<sup>③</sup>。

对于现实世界中的任何一个真实事件,我们都能够将它相反事件想象成一个无矛盾的可能世界中的事件,即可能事件;也可以随意想象某些真实事件的相反事件的发生而得到可能世界。例如,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这是现实世界中的一个真实事件。我们可以设想这一事件的相反事件,即2016年特朗普没有当选美国总统。我们还可以设想一个可能世界,其中,特朗普没有被选上总统。尽管任何设想都是基于我们已知的观念上的,但是,并非设想的东西都能成为我们的模态信念。因为,若任何一个被设想的事件都是我们的可能性信念,这是荒唐的。

例如,对于“昨天下雨了”这个事件,我们可说,“昨天原可能不下雨”;而对于“昨天太阳从东方升起”,我们也可说,“昨天太阳原可能不从东方升起”。当你这样说的时候,你可以设想一个可能世界,其中,昨天没有下雨;或者设想一个可能世界,其中,昨天太阳没有从东方升起。但是,不能因为你能够设想相反事件发生的可能世界,可能性命题“昨天原可能不下雨”或“昨天太阳原

①Yablo S. “Is Conceivability a Guide to Possibility?”,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1993, 53(1): 29.

②休谟:《人性论》,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41页。

③Yablo S. “Textbook Kripkeanism & the Open Texture of Concepts”, *Pacific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2001, 81(1): 98-122.

可能不从东方升起”就是我们的信念。设想可能事件发生的可能世界只是告诉我们可能性命题的真值条件,不能够使我们相信可能性命题就是真的。对于第一个例子而言,当人们听到你说“昨天原可能不下雨”时,听者需要你的“解释”。如果仅告诉他设想一个无矛盾的可能世界,其中昨天没有下雨,听者不会接受你的解释即辩护,会认为你在胡言乱语;若告诉其昨天气象部门有计划采取措施控制降水,听者会接受你的解释。对于第二个例子,休谟认为,明天太阳不从东方升起与过去每天太阳从东方升起不矛盾,我们的心灵能够设想明天太阳不从东方升起<sup>①</sup>。但是,这样的设想不能使我们相信明天太阳不从东方升起是可能的,尽管我们形而上学地谈论明天太阳不从东方升起是可能的。根据休谟的观点,若我们能够设想某个可能性,它就是形而上学可能的。也就是说,若我们能够设想一个可能世界,其中昨天太阳没有从东方升起,那么,“昨天太阳不从东方升起”就是形而上学可能的。设想只是简单地让一个可能事件“丰富起来”,只是提供了可能性命题的真值条件,它本身并不能使我们相信模态命题的真,即不能构成对一个模态信念的辩护。

有趣的是,所谓哲学知识上的“模态怀疑论”的代表范·印瓦根(P. Van Inwagen),也把“可设想性”作为模态信念辩护的策略。尽管他不认为有哲学上的模态知识,但认为我们能够有基本的或者说日常生活的模态知识,并使用可设想性作为模态知识的标准。他举例说,我们知道可能有一个全尺寸的纸质粮仓模型,它在远处看就像一个真的粮仓,或者,这张桌子的桌腿和桌台也许从未彼此相连。他所设想的这两个例子符合我们的直觉,它们能够在我们这个世界中得以理解,它们也完全可以发生于我们这个世界内,尽管没有实际的事实对应。范·印瓦根用一个相反的不可能存在的例子“透明铁”来说明想象需要丰富的知识,因为我们不能想象它的结构细节。他说:“想象该结构可以与一个正试图解释(比如说)超导现象的凝聚态物理学家的想象相媲美。”<sup>②</sup>

我们看到,范·印瓦根的可设想性预设了两点:第一,要求按照现实世界的规律来设想事物。第二,要求设想可能事物的所有细节。对于第一点,这样的要求实际上要求设想的东西是我们这

个世界的一部分。事实上,这里有两种可能性:物理的与形而上学的。任何一个世界若它是自洽的或者是不矛盾的,那么它是形而上学的可能世界,而如果该可能世界符合我们这个世界的规律,则它同时是物理可能的。而可能世界能够与我们这个世界是不同的,就在于它们能够有、尽管不必然有不同于我们这个世界的规律。对于第二点,受制于认知主体的背景知识,事实上我们无法设想全部细节。对于现实世界的许多东西,我们根本无法知道它们的细节,何况可能世界。

亚布鲁与范·印瓦根的可设想性是逻辑的设想,如果这样的设想能够得到可能性命题的真,那这也只是形而上学可能。形而上学可能的一定是逻辑可能的,但是并非一定是物理可能的,即并非对现实世界而言是可能的<sup>③</sup>。例如,“太阳不从东方升起”是形而上学可能的,因此也是逻辑可能的,但不一定是物理可能的。基于形而上学可能形成的可能性信念是形而上学信念,它们不一定是关于我们这个世界的模态信念。我们的信念是关于现实世界的某个事件的,而它们是历史的和因果的,而与之相关的模态信念也应当是历史的与因果的。因此,诉诸“可设想性”难以成为模态信念辩护的可行策略。一种可行策略,应当通过历史的和因果的方法去辩护模态信念的合理性。

### 三 模态信念辩护就是构建虚拟的因果链

我们通过一个例子来分析什么构成一个模态信念的辩护。

例1.我没有能够按时到达与鲍勃约定的地点,这构成现实世界的一个真实状态。我对鲍勃说:“我原可能按时到达那里(I might have arrived there on time).”

我对鲍勃所表达的便是一个可能性命题,即“我原可能按时到达那里”(◇p)。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表示我相信这个命题,于是我拥有一个模态信念(可能性信念)。在这个例子中,实际上我没有按时到达那里(¬p),但是一个可能的状态是:我按时到达那里。如果这种可能状态能够得到辩护,即提供其为真的证据,那么可能性命题“我原可能按时到达那里”(◇p)就是有意义的。

①休谟:《人类理解研究》,关文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6页。

②Van Inwagen P. “Modal Epistemology”, *Philosophical Studies*, 1998, 92(1):80.

③Worley S. “Conceivability, Possibility and Physicalism”, *Analysis*, 2003, 63(1):15-23.

若不能辩护,这样的命题就是没有意义的。这里,有意义的模态命题是指能够得到辩护的模态命题。在生活中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它们起到沟通与交流的作用。我们能够通过设想与现实情况相反的情况而得到这样的命题,但是,明显的是并非所有这样的命题都是有意义的。

对于上面的命题,我这样表达表明它构成我的一个信念。鲍勃知道我不是随意这么说的,但他需要我这么说的“理由”,即我需要为我的信念进行辩护。我现实的较慢的行走速度、我途中理会了他人等造成了我没有能够按时到达那里( $\neg p$ )这个现实的结果,于是我对他说:如果我走得再快些(对此我能够做得到),如果我不理会途中打扰我的人,等等,我就能按时到达( $p$ )。这便是对可能性命题“我原可能按时到达那里”( $\Diamond p$ )的辩护。这些辩护构成我相信可能性命题“我原可能按时到达那里”的理由,同时也是就我迟到对鲍勃的解释。如果鲍勃对我的辩护无异议,辩护终止;也可能鲍勃对我的辩护不满意,他会说,你的现实速度已经是极限速度了,并且你也必定会理会他人。此时我需要说明我的现实速度为什么不是极限速度,以及我理会他人只是碰巧的事情……当然,若我想象的任何一个可能的因果链条上都不存在某个事件是偶然事件,那么我没有能够按时到达约定的地点便是必然的。这样我的这个信念就是不可辩护的。

我们可以用可能世界来看一下例1中两个世界的差异以及辩护的过程。在这个例子中,现实世界  $w$  与可能世界  $w'$  其余都一样,除了:在现实世界  $w$  中我没有按时到达那里( $\neg p$ ),在可能世界  $w'$  中我按时到达那里( $p$ );并且,在现实世界  $w$  中:我行走速度慢( $r$ ),途中他人打扰我且我理会了他人的打扰( $s$ );而在可能世界  $w'$  中,我的行走速度不慢或快( $\neg r$ ),或者/并且途中他人打扰我而我未理会他( $\neg s$ )。这些便构成两个世界的差异。整个辩护过程可以用图1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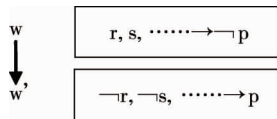


图1 辩护过程示意图

我们看到,对可能性命题( $\Diamond p$ )的辩护即是给出给命题  $p$  描述的事件发生的一个虚拟因果链条,而在这条虚拟的因果链上,开始端即“原因”

是一个或多个非真实的或可能性事件( $\neg r, \neg s \dots$ ),而终点端即“结果”便是需要辩护的命题  $p$  对应的事件。根据可能世界语义学,证明了  $p$  在现实世界  $w$  的可及世界  $w'$  中的真,就能够确定  $\Diamond p$  在现实世界  $w$  中的真。这里的  $w'$  便是大卫·刘易斯(David Lewis)意义上的  $w$  的一个“最相似”的世界<sup>①</sup>。而因果链被认为虚拟的是指,它之上的一系列可能的或虚拟的事件并没有在现实世界  $w$  中发生,它们是可能世界  $w'$  中的一个部分且它们之间有因果关系。这样的可能世界可以看成是现实世界的一个否定性的镜子:待辩护的命题  $p$  描述的事件在现实世界中没有发生,而与现实中相反的可能性事件( $\neg r, \neg s \dots$ )造成了该事件的发生。这里要注意的是,这个虚拟因果链的背景是现实世界,也就是说,可能世界  $w'$  是现实世界  $w$  的可及世界,该世界中的因果关系是基于现实世界的。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若某个或某些可能性事件的发生或不发生,则某个待辩护的事件便发生了。如例1,因为在现实世界中,你更快的行走速度或者/并且途中他人打扰你而你未理会他与你按时到达那里具有因果关系,所以,在可能世界中,虚拟的因果链才能建立,辩护才能完成。若虚拟因果链的建立违背了现实世界中的因果链,那么辩护会有异议。

然而,构建一个虚拟的因果链不足以完成对一个可能性命题的辩护,在构建这个虚拟因果链的同时我们需要对这个链条的开始端即“原因”做出说明:说明它是可能的,即不是必然假的。在我没有按时到达的原因中,我是否理会途中打扰的人取决于我,因而这不是物理必然的,即我不理会他人的打扰是可能的。类似的,如我的行走速度能够快些,等等,是可能的,而不是必然假的。

读者可能会反驳:这样的辩护只是将对一个可能性命题的辩护转移到另外的一个或多个可能性命题上而已。但此处要特别明确的是,转移后的这些可能性命题是能够经验证实的。“我原可能按时到达那里”是无法直接经验证实的,但是“我较慢的行走速度”( $r$ )、“我途中理会他人而耽搁了时间”( $s$ )等是可以证实的,这些原因造成了“我没有按时到达那里”( $\neg p$ )的现实状态,而在可能世界中,我的行走速度不慢或快( $\neg r$ ),或者/并且途中他人打扰我而我未理会他( $\neg s$ )使得我能够按时到达( $p$ ),这就对可能性命题“我原可能按时到达那里”进行了辩护。

<sup>①</sup>Lewis D. *On the Plurality of Worlds*. Oxford: Blackwell, 1986.

从这个辩护中可以看到,对可能性命题的辩护就是确定某个或某些偶然事件,假定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情况下,这个或这些事件作为原因,它或它们的发生或者不发生使得某个结果发生,而这个结果便是待辩护命题描述的事件。简言之,可能性命题的辩护就是给出偶然的原因与偶然的结果之间的一条因果链。如果我实际的行走速度已经是极限了,或者他人的打扰本身也没有占据多少时间,那么,我找不到偶然事件作为原因而产生我准时到达那里的结果。这样我就无法辩护“我原可能按时到达那里”这一模态信念。

我们上面讨论了“might have been”结构的模态可能信念的辩护,对于“would be”结构的模态可能信念是否能够采用同一的辩护策略?我们看一个例子:

例2. 博士生安妮信心满满地说:

“我明年可能获得我的博士学位(I would get my doctoral degree next year)。”

“我获得博士学位”是可能世界中的一个事件,在现实世界中并未发生。安妮说此话时也许在心中已经构造了一个虚拟的因果链,获得博士学位是该因果链条上的一个结果,而原因便是她本人的努力以及相应的外界条件的满足或者发生。这些外界条件是偶然的(或者说不确定的),即它们可以发生也可以不发生,它们不能由安妮控制。安妮不知道在现实世界中它们是否能够发生,但在安妮构造的可能世界中它们发生了,它们与安妮的努力一道构成了她获得博士学位的“原因”。由此,安妮关于她明年可能获得博士学位

的模态信念得以辩护。

因此,构建一个基于现实世界的虚拟因果链,并说明因果链上的事件不是必然假的、是可能发生的,这样就能够为某个可能性命题进行辩护,进而为模态信念进行辩护。

## 结语

本文尝试给出对作为信念对象的可能性命题进行辩护的策略,即:构建一个基于现实世界的虚拟因果链。这里,虚拟因果链是指它发生于一个基于现实世界因果链的可能世界之中。这样对某个可能性命题的信念转换成对“(可能的)原因+因果链”的信念。这个可能的原因是可以经验证实的,而因果链是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知识。在我们的策略中,预设了可能世界遵循着与我们这个世界一样的因果性。

可能世界本是一个形而上学概念,可能世界尽管被刘易斯认为是哲学家的乐园,但也因它的任意性而被人们诟病。我们这里的可能世界与现实世界存在某个或某些差异,但它是基于现实世界的,即可能世界中的居民也有因果性,且遵循着我们这个世界的规律。同样,模态信念尽管不是关于这个世界的信念,但是它是基于这个世界的信念。与形而上学的讨论不同的是,我们这里的可能世界是认识论的,它可以是虚构的、也可以是实在的。我们这里对模态信念的探讨是认识论的,模态信念是一个与我们这个世界有关的信念。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这里讨论的可能性是物理可能性,而非形而上学可能性,也非逻辑可能性。

## How to Justify a Modal Belief?

ZHAO Xian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2, China)

**Abstract:** The objects of modal beliefs are modal propositions. In what sense are modal beliefs reasonable? This is the justification of modal beliefs. If the possible propositions can be justified as objects of modal beliefs, then other modal propositions, which can be defined through the possible propositions, can also be justified. However, the previous strategy of appealing to conceivability is difficult to become an effective justification strategy of modal beliefs, while an appropriate one should be to construct a possible world in which there is a causal chain, and the event corresponding to the proposition that needs to be justified is the result of the causal chain, and it occurs due to one or some possible events which are the causes of the causal chain. A successful justification is a justification of the causal chain and the causes.

**Key words:** modal belief; possible proposition; justification; causal chain; contingent event

(责任校对 朱春花)